



四季财系列

綁架親愛的

台灣 語塵

序 幕

莫小婵从小就有股异于常人的傲气和叛逆，父母拿她是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她更是师长、同学眼中敢怒不敢言的头痛人物，因为她功课名列前茅，态度却倨傲不驯；教训她一句，她可以反驳十句；女孩子不喜欢和她做朋友，男孩子也得怕她三分，因为她打起架来，一点也不含糊，就算她真的敌不过，也会撑到最后一秒。就这样，莫小婵一路这么成长过来。

有时她自己也很纳闷，因为她的父母都是脾气善良、待人温和、客气的人，怎么会生出她这样的怪胎呢？

直到有一天，一个气质看起来和她很像的男孩，在她放学时到校门口去等她。他告诉她他就是她的哥哥，以及她真正的身世。

原来他们兄妹俩的父母是混道上的，在他们的老爸入狱后，老妈跟个混混闪人之前，把她送给了她现在的父母收养，希望她能脱掉他们之前所过的那种生活。当时她这个哥哥只有十一岁，没有办法阻止她母

亲,但他记住了这家人的他址,时常去偷看她。而现在他有能力了,于是他来找她,告诉她,他可以照顾她,他要她跟他走。

莫小婵一点也不怀疑他所说的话,虽然她姓莫,他姓欧,但她知道自己身上所流的就是这样的血液,难怪自己和义父母的面貌、性情无一相像,而这“故事”解释了一切。于是她回家后冷静的和父母道别。为了谢谢他们十年来对她的养育之恩,她决定就姓莫,然后她就跟着她的哥哥走了。

这一年莫小婵只有十二岁。

第一章

当裘志明强忍着头部的剧痛,缓缓的睁开眼睛时,他发现到自己的手脚都被牢牢绑住的关在一间杂乱的小屋子里。对他而言,这应该只是一场恶梦,当他醒来时,一切应该回到平常,但是……

裘志明是大企业家裘震中的独子,有三个同父异母的姊姊,有个大妈,还有个“阿姨”,简而言之,他就是裘震中的小老婆生的,也是裘家唯一能传承香火的。

在他十四岁时,他就被送出国去当小纫田学生,他的老爸刻意栽培他,要他以后能接管他老爸庞大的事业。而裘志明在国外熬了十六年,精通英、日、西班牙语,又是商业专才,并在他老爸的安排下,每年暑假都到一些知名的企业里实习。加今总算在他老爸的认可之下,他回到了台湾,一步一步的接管他老爸的企业。

三十而立的裘志明是个风度翩翩、英挺帅气、眼神犀利的壮年男子,他更有着美式运动员精瘦、结实

绑架亲爱的

的体格。在台北的社圈里，他已造成了轰动，成为未婚的名媛淑女所垂涎的对象。

如果不是发现自己是被绑在一间杂乱的小屋子里，“裘志明会用天之骄子来形容自己，可是这一会……

他依稀只记得自己下了班回到自家车库前，正下车打开行李厢要拿东西时，忽然出现两名壮汉往他的身边欺近！当他有所警觉而欲有所动作时，其中一个人已拿了把枪抵在他的腰部，另一个人则拿了条沾有类似哥罗芳或是乙醚之类的手帕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掩住了他的口鼻，使得原本还想拚斗一下的他，顿时失去知觉。

不过这一刻裘志明已经是很清醒的听着这两个绑架他的歹徒在对话，他们拿他是闲聊话题，正操着台语在打着屁。

“干脆我们也学阿进仔，剁他一根尾指，吓吓他家的人，保证……”

“一根尾指不够，别人都做过了，不稀奇！要我……就整个手掌给他砍下来，才爽啦！”

“对嘛！这样才刺激……”

虽然裘志明听得头皮发麻，心里打颤，但是他什么恐惧都没有表现出来，只是机警的打量四周，皱着眉观察环境及绑架他的这两个男人。情况还可能更

绑架亲爱的

糟,他必须冷静的面对,本来还以为台湾的治安没有美国糟,但是这一会……他不得不承认台湾的治安的确差。

接着裘志明听到了由屋外传来一阵斥责声,那声音宏亮、刚劲,是个十足的大男人声音,隐约是在骂这两个家伙,命令他们不许轻举妄动,没有他的指示,他们绝不许动这个人质分毫……

人质?裘志明在听到自己最新的身分时,他真是欲哭无泪,哑巴吃黄连般的想,自己由一个第二代的企业家接班人变成了人质,而且还无法预料自己的未来生死,这滋味……实非一般人可以体会的。

一天过去又是一天,虽然只被绑了三天,但是裘志明却有三年之久的感觉。所受的待遇之差不用说,还时常更换地方,而那两个看管他的人还动不动就对他抱以老拳。他只能告诉自己要忍耐、要坚强、要镇定,不能激怒这些人,再多的怒气、愤恨他也必须按捺下来,现在不是逞英稚的时候,他也不是阿诺史瓦辛格。

今天,他们又把他带到一个新的地方,以他眼里所见的!这里的确比之前关他的那些地方好多了,至少有床、有家具,像是人住的地方,在累极了的情形下,他熟睡了一阵子。

“我要我阿 K!”

“小姐，老大他不在。”

“不在……少哄我了，我就是要见他！”

“他真的不在。”

“真不在的话，你现在就给我 call 他！”

“小姐，老大不准我们 call 他，只可以他 call 我们，等下他就会来这里。”

“等一下？这等一下是多久？”

“我们也不知道……”

裘志明有些迷迷糊糊的醒转过来，因为屋外的声音实在不小，而且他已沉睡这么久。

“他只叫我们把人带到这里来的。”

“什么人？在哪？”女子追问着。

“没有啦……”回话的人吞吞吐吐的，“没有……”

“到底什么人？”

“没有啦，小姐，没人，没什么！”回话的人声音有着惶恐。

“你们又给阿 K 带什么不三不四的女人来？”

“没有啦！”这两个家伙平日恶形恶状、狐假虎威，可是一碰上面前这个刁蛮女子，他们就像是老鼠见到猫，怎么也威风不起来，知道自己说错话，他们只能不安的瞄瞄自己身后的房间，生怕事情曝光。

莫小婵是何等聪明的女孩子，她眼珠子转转、脑筋一动，就知道情形没有这么单纯，于是佯装转身要

离开的动作，接着她就一个冷不防的回头，趁两个家伙不注意，一个箭步的冲向里头的房门把手。

“我倒要看看是什么龙女！”她边吼边把门打开。

“小姐”两人阻止不及，除了傻眼、懊恼之外，也只能束手无策了。

这会轮到莫小婵傻眼，她并没有看到什么龙女，尤其是在猛一看之后，她马上又把房门阖上，但是里头那个大男人手脚皆被绑上，而且邋遢、疲惫的倦容，已经映入了她的脑海中。显然这男人看起来一副受到折磨、累极了的模样，但他依旧帅得令人过目难忘。

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她怒问，“你们绑架……”

“嘘！”两个壮汉动作一致的嘘一声。

“你们……”莫小婵难以置信的以致无法闭上嘴，“阿K，他……”她急哭了，“不能做这样的事，他答应过我不做这样的事！”

“小姐！”两个壮汉想要安慰她。

莫小婵想也不想的又要去打开房门，她要放了这个无辜的家伙，趁事情还没有闹大之前。

这次两个壮汉的动作可快了，其中一个人拉住了莫小婵的手，“小姐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你敢碰我？”莫小婵瞪着他。

那个人吓得连忙松手，想起老大曾警告过，谁也不准“碰”他的这个女人，否则后果……

她再次打开门。带着一种赎罪的心情！方刻冲到那无辜男人的身边，想要松开他身上的绳索，可是绳索绑得又紧又复杂，不费一番力气是不可能打开的，可是她却没有打算放弃。

“小姐，不可以啊！”她身后那两个壮汉急得出声想阻止她。

莫小婵根本就不理会他们，她很专心的解着绳索，有着一副不解开绝不罢休的坚持。

裘志明很不解的看着这个年轻的女孩，她真的是很努力的在解着他手上的绳索，她皱着眉、咬着唇，模样十分的可爱，而且非常的漂亮，由于她就半蹲在他的面前，所以他可以清楚的看到她没有化妆但是吹弹可破的肌肤，还有由她身上所传来的淡淡幽香，她并不高挑，但是娇小、俏丽，非常的有女人味，不过他看得出她顶我二十出头，错不了的。

一想到自己这会居然还有心想着这个女孩的女性特质，裘志明忍不住的对自己摇摇头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他想到哪里去了？居然还有心思想那些五四三的东西，他真是被绑昏了头……

“小婵，你在胡闹些什么？”突如其来的斥责声，使得莫小婵一时怔住了，其他人也都愣住了。

最快回复过来的是裘志明，他尚未被松绑的双手这时越过了莫小婵的头上，直接扣住了她的脖子。他

把她拉向自己，情况马上演变成莫小婵被他给挟持，两人身体紧密的靠在一起，而莫小婵就坐在他身上。

莫小婵气极了，她好心想解救他，好了，现在他反倒挟持起她。转过头，她想好好的瞪他一眼，但没想到他俩贴得如此之近，于是她的唇瓣轻刷过他的脸颊，两人的唇若有似无的接触了一下……她赶紧把头转正，一个反射动作，她用自己的右手肘，往他的腹侧用力一撞，只听他一声闷哼，趁他松懈时，她赶紧挣脱。

欧烽的那两个手下，很快就冲过去给裘志明一阵的乱拳乱踢，直到他失去知觉，但在他不省人事前的最后一个画面，居然是莫小婵漂亮的脸庞。

欧烽是个带着邪气，但是邪得迷人、邪得令女人无法抗拒的男人。他高高瘦瘦的，眼睛始终以冷冽、像刀子一般锐利的看人。他整个人活脱是“浪荡子”三个字的最佳解释，但他吊儿郎当当中藏着精明，一副无所谓的态度里又有着些许执着，一看就知道是个狠角色，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坐过牢，但他的并多“事迹”，已经在道上传了又传，加果不是很了解他的人，铁定会怕他的。

因为很早就开始混了，也闯出了名号来，很多人都知道他是阿K，也叫他阿K，本名欧烽反倒少人叫了。

他非常有女人缘,但他坚持自己“色亦有色”的原则,什么女人都好!燕瘦环肥、生冷不忌,唯独正经的女人不碰,所以基本上欧烽的名声不差,甚至还挺受人尊敬的。也许正如某个兄弟说的,一个男人可以“坏”,但要坏得有格调、坏得不伤天害理,所以欧烽虽混道上,虽然令人畏惧,可是有两个女性不怕他,一个是苏娟娟,另一个就是他的妹妹莫小婵。

莫小婵正手叉着腰,以一副兴师问罪又伤痛不已的神情看着她哥哥,她的眼里有着浓浓的失望和愤怒,所以一开口,语气亦是沉痛的。

“欧烽,你知不知道掳人勒索是唯一死罪?”如果不是太生气了,莫小婵绝不会连名带姓的叫着自己的哥哥。“放了他吧!”

“小婵,这不是掳人勒索!”欧烽没有费力解释什么,只是简单的一句。

“那么这是什么?”

“你不用管!”

“我不用管?”莫小婵是很有脾气、很有个性的人,尤其是跟在自己的哥哥身边十一年之后,她虽没走上道上这条路,可是亦霸氧、冲得很。“我是你妹妹,我能不管吗?到时候如果你被抓判了死刑,我这唯一的妹妹还得去替你收尸呢!”

“小婵!”欧烽觉得又好气又好笑。

“给他一点钱，向他说句道歉，然后送他回家，就说是误会一场，和绑架无关……”

“小婵，你别生气了。”

“天真？”莫小婵很酷的一笑，自认在去年拿到大学文凭，现在是在一家大企业担任私人秘书的她绝不天真，事实上她还觉得自己是个深思熟虑型的人。
“阿K，到底是你天真还是我天真？”

“反正你别管就是。”欧烽有点不耐烦的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，自顾自的抽了起来。

“娟娟知道吗？”莫小婵问，她知道娟娟是她哥哥的克星，虽然他死不承认。

“你以为我会告诉她？”欧烽笑着道。

“那么我来说……”

“闭上你的嘴！”

“如果娟娟知道……”她威胁着他。

“她不会知道。”

“她会！”

面对自己妹妹的顶嘴和违抗，欧烽知道高压政策是没有用的，因为小婵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十二岁的小孩子，她已经大了，有她自己的主见和意见，所以尽管他已经面有怒容，但他还是不能失控。

“小婵……”知道自己妹妹可能比自己高，所以欧烽是心平气和的，他必须说服小婵，不能让她坏事。

绑架亲爱的

“这件事……不是像你所想的。”

“你明明是绑架了人家！”

“这不是绑架！这只是……”欧烽一个满不在乎的表情，“这只是教训！”

“教训……”莫小婵挑挑眉。

“这个家伙……是个专吃软饭的小白脸，因为被养他的那个情妇的男人给逮个正着，决定给他一个教训，给他点颜色瞧瞧，所以……”他编了一个非常高明的理由，连欧烽自己都觉得没有破绽。

“就算他是小白脸，就算他勾搭上了某个男人的情妇，那么海扁他一顿就是，要不然揍他个几天不能下床也就罢了，干么……”

“小婵……”欧烽就知道他妹妹不是这么好哄、好骗的。“我之所以留他是……是想让那个做情妇的死了心，以为他已经另找金主，如果让她知道他被海扁一顿，只怕会更对他死心塌地。”欧烽继续瞎掰着。

“阿K，我不是白痴，你明明已经犯了法，你自己不知道？”莫小婵依然是气急败坏。

“没那么严重。”

“有，就算你以后放了他，但是他就会善罢甘休吗？”莫小婵很实际的说。

“他不敢报警的。”欧烽好像有恃无恐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反正他不会报警。”

“你当他是白痴吗？”

“就因为我没当他是白痴，所以……”欧烽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，“小婵，反正这件事你就不要管，我自
有分寸，本来这种吃软饭的男人就是要吃点苦、受点罪，他们会自认倒楣，不会声张的。”

“阿 K，我也看不起这种男人，但是你也并不是什么替天行道的包青天啊！”

“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”

“你犯法了。”

“不会有事的！”

对自己哥哥的执迷不悟，莫小婵实在是莫可奈何，而他哥哥的固执，她也并不是没有领教过。“那你打算留他留到什么时候呢？”她必须知道，必须知道她哥哥的计划。

“我还没有决定……”

“阿 K，这不是小事，如果……”

“我知道该怎么做的。”欧烽非常酷、非常满足的将手中的烟蒂一流道，“小婵，你不用替我操心，我看起来像个傻瓜吗？”

“你是很像。”莫小婵赌气的说。

“小婵，不要以为你已经大了，我就不敢再修理你，如果你再这么没大没小……”

绑架亲爱的

“阿 K,在你指责我没大没小之前,你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言行?你也不是什么好榜样可以值得我去学习的,难怪老妈在我两岁时要把我送人,她八成是……”莫小婵摇头,一副多说无益的表情。

“小婵,你后悔吗?”突然欧炜正经八百的问着他妹妹,想知道她说的是真心话还是气话?

“后悔什么?”

“后悔我在你十二岁那年去把你带回来。”

莫小婵看着她哥哥,她唯一的手足,虽然仍气他的行为,但是她绝不后悔当年跟他一起走,时光如果能倒流,如果再叫她重新选择,她仍会选择跟她哥哥,毕竟是血浓于水。

“阿 K,我不后悔,但是这并不表示我认同你现在的作为。”她就事论事的说。

“你可以不认同,但是我要你相信我,相信我不会胡作非为,而且你绝不能插手。”欧烽也直截了当的命令他妹妹,“我不会留他太久!”

“真的?”她怀疑的看着他。

“你以为我喜欢没事找事?”

“你会放了他?”

欧烽给了她保证,“我没打算杀他,如果这是你担心的。”

“我真的没有兴趣替你收尸。”莫小婵仍是放心不。

下。

“我也还不打算上天堂。”

莫小婵虽然答应了她哥哥不插手，但是她心中却有很多的矛盾和挣扎，如果事情并不像她哥哥所说的，“……‘没事’是不是大条了？

想后趁欧烽不在时，她又去了那间房间，反正她哥哥的手下也拦不了她。

当她再一次走进这间房里，可没有再冲到他身边的想放他自由，相反的，她站在离他最远又最靠近门边的位置，好方便她随时可以夺门而出，如果有需要的话。

裘志明这会仍是又累、又倦、又烦躁，除了这些他实在产生不了其他什么好情绪，就在此刻有个美女站在他面前不远，他仍忘不了她手肘那么用力的一撞，因为他的腹侧仍然在疼，知道当时她可是没有半点手下留情的心思，但他能怪她吗？

两个人就这么无声无息的对峙着，时间仿佛已经暂停，他们都在惦记彼此的斤两，打量对方的外在。

莫小婵知道人不可貌相、海水不可斗量的道理，但眼前这个虽然被绑、一脸疲惫的男人，实在不象是什么靠女人吃饭的小白脸，因为即使在眼前这样的处境之下，他依然英气逼人，依然有种好似高人一等的尊贵气质在，所以她实在很难把他和小白脸连在一

块。

而裘志明也有同样的困惑，在他的想像里！这个女孩似乎该是那个老大的情妇，否则她不会有随意进出的自由和权利，而且她阿 K 长、阿 K 短的叫个没完，显然和这个老大的交情不浅，但她看起来却又是这么清纯、美丽，实在不像是那种自甘堕落的女人。

可惜啊……同样的情绪存在于他们彼此的心中，他们此刻都有种遗憾和同情的神态在脸上。

“阿 K 不会要你拿的，你放心。”莫小婵冷冷的说，有些不屑他的“身分”，但毕竟他是被绑的人，也希望日后他不要回过头来告他们，所以她想令他安心。“我该为了他肯留我命而谢谢他吗？”即使役有什么劲，但裘志明仍清楚有力的说。

“情况可能更糟。”她不讳言的直说。

“还不够糟吗？”

“你至少还活着。”

“谢了！”裘志明毫不矫情的说。

“阿 K 不是坏人，他也是……”莫小婵不想替自己哥哥辩白什么，只是就她所知的说：“他只是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罢了。”

“这样就可以解释他的行为，就可以消弭他所犯的罪行吗？”知道女人比较胆小，所以裘志明很严肃的对她说：“你不会不知道绑架这种行为是……”